



家明与玫瑰

玫瑰本身是很美丽的花，
就因为又香又美，才沦为俗艳，
过分雅俗共赏不是幸福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家明与玫瑰

全新作品集

《家明与玫瑰》是作家陈冠中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，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小说以细腻、深刻的笔触，描绘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家明的男子，他在一场意外中失去了记忆，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玫瑰的女子，两人之间展开了一段充满波折的爱情旅程。小说通过家明和玫瑰的视角，探讨了爱情、记忆、身份和自我认同等深刻主题。陈冠中的文字细腻而富有感染力，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情感张力的世界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: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家明与玫瑰^{①④} 亦舒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I·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438.00 元

本册:11.0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目 录

病人	(1)
旅程	(19)
误车	(37)
顺风	(55)
家明与玫瑰	(73)
含笑	(90)
别人的故事	(108)
楼上楼下	(125)
模特儿	(143)
重逢	(162)
母女	(181)
缘	(198)
离婚	(217)

病人

我每星期放了学都到医院去看他。

这个星期三是非常冷的，因为天晴，所以没有下雪，可是草上都是雪白的地霜，脚踩在草上，草很脆的断下来，断下来，我一路上摧残着草地。路边的脏水都结成了冰，水是脏，冰却雪白透明，走过的时候，“咔嚓咔嚓”，像是踏破了薄玻璃。我穿得很暖，一件长大衣到足踝间，镶着皮草，连帽子，又加长羊毛巾，一身上下就只有一张脸露在空气外，可是鼻子失去了感觉。一路穿过公园慢慢的走，要四十五分钟呢。

每个星期三，因为下午不必上课，我总是去医院看他的。其实我并不认识他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放假，我闲着没事做，故此学校的福利官介绍我到医院去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医院做的。

护士长叫我陪病人说话，他们寂寞，他们需要有人说几句话解解闷。她说：“在这间病房里，一共有六个病人，都是不治之症，迟早的问题了。你

如果可以使他们开心一点，即使是高兴那么一阵子，上帝也是很感激的。”

我当时汗毛站立，几乎要拔脚而逃，可是还是镇静下来了，那间房间并不大，躺着六个病人，都很健康的样子，老实说，比我还健康呢，并不见得有什么病容，而且都向我微笑，他们也有亲戚朋友坐在一角陪他们。医院里很暖和，他们穿着轻便的衣服。

护士长跟我说：“你就在这里好了，汤姆的手不大好，你可以帮他写写信。”她拉我过去，“汤姆，看这位漂亮的中国姑娘。”

汤姆抬起头来。他是一个年轻人。约莫二十一二岁的样子，一个非常温和的微笑，他躺在床上，伸出了他的手，我跟他握了一握。

“我来看看你的。”我说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脸上一个平和的微笑，“吃苹果吗？”他问。

我老实不客气的吃了起来。

你知道，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不怕传染，不怕死人，不怕黑，不怕鬼。一个人，时辰到了，就是到了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我问护士长，“他自己知道吗？”

护士长反问：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知道他自己不长久了。”

“当然知道，随时的事，大约在这一两个月内。”她若无其事的说。“你陪陪他吧，他没有亲

戚朋友在此。”

所以过了圣诞，我继续去看他。

我们共渡了一个快乐的圣诞，我买了一瓶契安蒂白酒，偷偷的拿进医院，与他一起喝，送着芝士。我想，反正要死的人了，还这么小心干什么？

他是一个愉快的人，很有幽默感，绝口不提他的病症，他请我写了圣诞卡，寄了出去，然后等着回应，可是他一张也没有收到。我买了一张给他。他还是很高兴的。

我们说很多话，我告诉他我的童年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兄弟，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寂寞的人，很乐意星期三下午有一个人伴我说说话，聊聊天，他是一个可靠的人，至少他是不会失约的，不是吗？

今天我又来了，我推开医院的门，到了他的病房，看见他在教一个小孩子折纸，老实说，经过这些日子，我很怀疑他的病况，我觉得他是不会死的。

将死的病人我在电影里看到过，哪有他这么开心的，无忧无虑的，既不诉怨，也不害怕。

我走过去，“嗨，汤姆。”

他微笑，“你怎么又来了？当心你的功课呢。过一阵子你考试不及格，别又赖了我，叫你校长来找我算帐。”

“我自己要来的，今天没有什么功课。”我说，“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他答。

“你的右手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不大方便了，很硬，我要请你替我写一封信。”他说。

“手不灵，很不方便吧？”我问。

“没什么，像刚才我教那孩子折纸，只是口述罢了：往左边折，往右边折——”他笑了，“又可以叫你写信，懒得动手，吃饭又有护士喂我。”

“这手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问。

“麻痹了，神经不流通。”他说。

我把他的笔纸拿出来，准备好了。

“写什么？”我问。

他开始口述：“亲爱的——”

我取笑他，“你还有女朋友呀！从来不告诉我呢。”

他低头，脸红了。他是一个很温柔的男孩子，即使当过兵，还是一个温柔的男孩子。

“请继续。”我说。

“亲爱的，今天我问医生：我的手需不需要物理治疗，医生但笑不语，叫我休息，我明白我大去之日已不远矣。癌症真是可怕，外表看来没有异样，但里面大概已腐烂了吧。我自己已不能执笔，但是上帝差下天使一名，代我写信，她中文与英文一样流利，在我所余的日子里，能得到这样的安慰，十分满足——”

我放下了笔，看着他，我说：“你不会死的，一定是你什么地方得罪了护士小姐吧，她们吓唬你的，你怎么能够死呢？看你那样子！”我摊开了手，

指着他。

他微笑，说下去：“待我死了以后，希望你记得我，亲爱的，我一无所有，但是我给你我的爱，因为你把爱给我，愿你把爱再传给别人。你的汤姆，祝你永远幸福。”

我写完了，吐吐舌头，“真肉麻。”我把信放进信封里。

“姓名地址呢？”

他笑说：“给我，我自己写。”

“真鬼祟。”我也笑。

“外头冷吗？”他问。

“很冷。”我答。

他往窗口外看了看，“可是没下雪呢。”

“不用下雪也冷，是个晴天，”我说，“今天早晨上课，走过公园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雾，路边看不见，我一直走，仿佛像走到永恒里去，有太阳，很红，很远，像一盏灯，在这种天气里，上帝仿佛是很近的。”

汤姆微笑，“听你说话，真好，你怎么会把景色形容得这么贴切传神呢？我多日没有出外走一走了。”

“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？”我问，“我可以去向护士长。”

“不，”他摇摇头，“我需要人扶——”

“别笨了，你扶我吧，你在房间走来走去，又何尝有人扶过你，我明天跟你出去花园走走。”

他仍是微笑，“你相信上帝吗？”

“当然我相信！”我说，“我的天，我普天下只相信两样：上帝与钱，不骗你。”我压低了声音，然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我运气真好，我也不禁相信上帝了，你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。”他说。

“我是老魔鬼。”我装个样子吓他。

“明天你要上学的呢。”他说。

“没有关系，”我温和的说，“天天可以去上学。”

“怎么可以叫你为我牺牲这么多。”他不好意思的说。

“汤姆，你放心，好不好？”我说，“我现在要走了，一会儿公园关了门，不好走。”
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

我握着他的手，“你感觉到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“你的手很温暖。”

我站起来，走出病房。

护士长迎面而来，我站定了。

“你又来看汤姆？”她问，“真亏得你了，他每到星期三就开始心急，担心你不来呢，可怜的孩子，一个亲人也没有，命也不长久了。”

“他……差不多了吧？”我问。

“你看得出来？”

“他的脸——有点浮肿，呼吸的时候，有种难闻的味道，不是口气坏，而是……仿佛是一种腐烂细胞的味道。”

“真的，不过是这几日的事了，只有你来的时候，他是健康的，恐怕是支撑着，现在医生又去跟他注射止痛剂了。”她说。

“他可不可以……到公园去走一下？”

护士长惊异的看我一下，“他？他在床上已经躺了三个月了，走？他怎么可以？”

“他反正要死了。”我说，“请医生准我推轮椅让他出去看看太阳与草地。”

“真是小孩子！怎么可以呢！”她拍着我的肩膀。

“我明天来，你跟医生说一说。”我重复着。她终于点了头。

第二天的功课原是很重的，可是我还是到医院去了。功课每个星期都有的，他……很难说。

是什么令我每星期来看他呢？是基于一种好奇？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将死的人？还是经过了这些日子，我跟他熟了，什么都跟他说——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人，我的快乐，我的怨伤，我的希望，他从不厌倦我的埋怨，我的闲话，有时我絮絮的说着，他只是微笑，有时我觉得生病的是我，不是他。我每来一次，诉说了我的心事，走出医院的时候，心里就舒服了。呵，我们的命运。

他只是个年轻男孩子，因为病的缘故，使他变得忍耐而温柔，他默默的接受了他的命运，绝口不提他的病，他努力的忘记将来，却没有挣扎，他的病是没有挣扎余地的。

我到了医院，到了他的病房，看到了他的床前放着一张轮椅，护士正在帮他穿上厚衣服，他见到我，笑了。我也向他笑。护士默默的帮他穿上大衣，他的手很僵硬，我只好过去，帮他套进袖子，扣上钮扣。他缓缓的站起来，是那么的瘦，过分宽大的裤子荡来荡去，以前，以前他是健壮的吧？

他坐在轮椅上，护士低声说：“只是在公园里，十五分钟。”我点点头。

我把椅子推了出去。

“你够暖吗？”我问。

“够的，谢谢，空气很好。”他说。

我没有听护士的话，我把他推到附近的住宅区，有孩子在玩耍，有主妇在说话，我把他的轮椅固定了，我坐在他身边，在街沿上。

一只七彩的皮球滚过来，我接在手里，把它还给一个在笑的孩子。

汤姆在微笑，我把他的围巾拉紧一点，握住他的手。

一个冰淇淋车过来了，孩子叫着拥过去，冰淇淋车子的音乐响着，琐碎的，清脆的，诉说着童年的故事，真是最凄凉的音乐。我的童年已经没有了，汤姆的生命也将近末声了，我握着他的手，呆呆的听了很久，忽然想起可以买冰淇淋吃，我问汤姆要吃什么。

他想了很久，“一个草莓吧。”

“你好好坐着。”我说。

我走过去买了两个草莓冰淇淋，递一个给他。

他微笑：“真的，怎么好意思呢？”

我们慢慢的吃了起来。

这样好的天气，这么可爱的世界，这么多可以做的事，每个人都应该活到八十岁，可是他的生命将要逝去了。

我看着他黄色的卷发，他淡灰色的眼睛还是有神的。

我说：“我们回去了，好不好？护士们会生气的。”

我站起来，推动了他的轮椅，一只长尾巴的鸟飞过晴空，清脆的叫了一声，远远飞过教堂的尖顶去了。

我说：“举头闻鹊喜。”

“什么？”汤姆侧头问。

“没有什么。”我说，“那冰淇淋不大好吗？”

“不，好极了，有点冷，我牙齿发酸了。”

我笑。

他说：“这里美极了，可以停一下吗？我想在石阶上坐一下。”

我说：“当然。”

我怎么能拒绝他呢。

我缓缓扶他出轮椅，他整个人靠在我身上，可是没有一点儿重量，像一个纸扎的人儿，咱们在七月七烧给冥界的，我扶着他坐下了。这个人在没有

生病之前，是怎么样的呢？一定是个愉快的人像一切年轻的英国男人，来不及的喝啤酒，来不及的追女人。然而他现在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。

他的病比我想象中的重得多了。躺在床上，躺在医院里，是没有人发觉的，一旦走进现实的世界来，他活脱脱就是一个病人。

他忽然开口了，“有时候我想：能够活久一点，多么好呢，我死了以后，花开花谢，一切跟我都没关系了，世界上谁记得我呢。”

我十分吃惊，他一向不说这些丧气的话，忽然听见了，有一种异样的恐怖感。

我说：“我们总是要死的，我们上午不知道下午的事，我们总是要死的，你很勇敢，汤姆，可是大家不过的几十年的事儿，然后，”我微笑，“鸟鸣花语，一切皆空。”

“我只希望多活几日。”他还是微笑着。

“没有关系。”我说，“汤姆，我总有一日会再遇见你，你或者还能把我认出来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或者是更好的地方，然后我可以把我的烦恼，把我的喜乐告诉你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总要见面的。”

他看着我，“你那时候是个白发老太太了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又怎么会知道？”我笑，“汤姆，我们总算活了一场，见过这个世界，没有什么新的事呢，爱的故事也是相似的，恨的故事也是相似的，没有什么好看呢。也许到那一日，我们见了面，少不免大笑一场——竟苦苦的活了这么些

年。”

“那是禅吗？”他抬头问我，脸色是凄苦的。

“不，那只是我个人的想法。”我柔声说。

“我有点痛，我们回去吧。”他说。

我扶他上轮椅，扶他坐好，他痛得脸色发白，汗涔涔而下。我连忙推着他回医院，走得很急促，他不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是在极度的痛苦中。

到了医院，护士匆匆忙忙把他抬上床，看了我一眼，“你们去了太久。”

我睁大了眼睛，看着汤姆，他浑身都湿了，那病人的气味随着冷汗散发出来，他也看着我，他伸出了他的手，我握着他的手。医生替他注射，护士打理着他的衣服。

汤姆出了一身汗之后，脸上是灰白色的。

我没说什么，我离开了病房。

医生问我，“你是他朋友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“我只是来跟病人说说话，做点福利工作，我不知道是如何认得他的，我每星期三来看他。”

“你对他很好。”

“他提醒我，我们都是人。”我说，“我们都会死。”

“……也有医得好的例子，他长在肠子上，切开来一看，根本没有法子割除，只好又缝合，满满的都是癌。”医生说，“很可怜。”

“每天总有很多人死吧？”

· 病人 ·

“很多。”

“你难过吗？”我问医生。

“当然难过，渐渐也惯了。正像你说，人总要死的。护士都说：你令他很开心，你说许多故事给他听，希望你可以继续这种工作，小姐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”

我抬头看医生。

他向我点点头，离开了。

汤姆没有亲人，他死了以后，医院会料理他的后事。

我回了家。

我没有做恶梦，我是逐渐看着他枯下来的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去看他，汤姆仍然是好好的。大概医生们是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的吧。医生们说他是随时要去的人了，随时要去的，那是几时呢？

他睡在床上，跟我说了很多话。

他说：“我没有生病之前，你知道，并不是一个好学生，进了大学只一年，就离开了，进了军队。放假，大家出去酒吧喝酒，找女孩子。我喜欢皮肤黑一点的，头发很浓的那种南欧女子。曾经有一个女朋友，却是金发的，后来也分开了。我决定迟婚，除非是遇到真正理想的对象，那另做别论，一肚皮的计划……”他喘着气。

我在一旁听着。